

浅议土族信仰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以互助县纳家村庙会为例

阿忠荣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8)

摘 要:纳家庙会和背经护青等活动表明,目前的土族信仰仍以藏传佛教为主,其它信仰为辅,呈多元共存的特点,多神信仰因事而择,各有功能。土族信仰处在一个信守与变化的阶段。

关键词:土族;纳家庙;多元文化;多神信仰;庙会

中图分类号:K2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3-0034-05

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民和、大通、同仁等地,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族人口数为241198万。土族的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同时还保留着其他信仰的内容,如萨满教、道教、神教等。又因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变化。互助土族地区,很多村庄每年分别要举行重要的庙会及背经护青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汇集了很多佛教与非佛教的信仰内容,值得研究者关注。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笔者多次专程去互助县城关镇纳家村庙作了实地调查。

(一)纳家村与纳家庙

纳家村属于互助县城关镇,位于离县城北4公里处的纳家滩。村庄东靠纳家山,南与安定和大寺村连接,西与小寺和黑庄村隔滩相望,北边是卓扎滩村。纳家河从北面的龙王山流来,傍村南下,至下游时称为沙塘川河。按旧时的称谓习惯和隶属关系,纳家措哇(藏语,即村落)下有纳家、黑庄、东元三个自然村,总共有400多户近2000人口,都是土族。据说,因为过去是纳土司的百姓,故名纳家村,其实村里并无纳姓人家。这里离县城近,离互助藏传佛教圣地佑宁寺30多公里。纳家村与互助县土族聚居的中心地区五十乡相比,在语言、服饰上都有一定

变异。但是,在汉族文化的包围中,这里之所以能够保留土族传统文化而未被汉化,村庙的功能和作用功不可没。村庙不仅是村民自决的权力中心,也是本族文化的认同中心,是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根源所在。

村庙建在纳家村村南,属三个自然村共同的村庙。庙的西面三、四十米处有一个清代的土城,东西约四十米,南北约一百米,当地人叫作纳家“团”。“团”的后面不远处有一眼泉水,名叫龙王泉,传说纳家庙中的黄龙王就是在这里修炼成的。

纳家庙曾毁于文革,目前的庙是1984年重建的。庙门及大殿坐东朝西,大殿建在一米多高的台基上,三架七檩结构,宽三大间(三丈三尺),进深两间半。进入大殿,正中一间的壁画是三位娘娘像,右间为黑龙王像,左间是黄龙王像,南北两壁间分别画有五道将军和雷神像。据说画作出自热贡艺人之手,故与天女护法类的藏传佛教画风格十分类似,色彩、线条、构图无不透露着热贡画的色调气息。在三位娘娘像的上方,还画有宗喀巴师徒三尊像。按说,壁画的长宽、身像的大小、所画的内容都不是画师们的创意,而是龙王所预示,但藏传佛教的影响却在此彰显无余。

大院北首南向有三间佛堂,也是三架七檩结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传佛教社会功能研究”(批准号:09BM20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1-04-20

作者简介:阿忠荣(1964-),男,藏族,青海互助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但与大殿红砖红瓦、廊宽檐深、高大气派相比,显得逊色和简陋了许多。佛堂正中有密宗三怙主铜像,壁上挂有几幅唐卡。

庙里供奉的主要是三位娘娘和黑、黄龙王的神位。“桩”代表娘娘,两乘轿子和剑分别代表着黑、黄龙王。一般求事与解释的方式是通过神剑降灵。大的事情也可以请起龙王轿子、剑、娘娘桩等等。至于佛教的护法神,则有旦尖、尼当、白哈尔神剑,分别供奉在东元、纳家和西坡村中,除了东元的旦尖有一个小小的神殿外,其他二位都供奉在村民家中(他们本是东元苏家、纳家沙家、黑庄贺家的家神,因同样在为村子作护佑,后来为全村所共奉),民众有事时也可以去祈请决疑。

(二)三月三庙会

互助土族地区的庙会及时间各有不同,如二月二是东沟大庄和五十柳家村的庙会,三月三是东沟姚马、威远崖头、纳家村的庙会,三月十三是丹麻松德的庙会,三月十八是丹麻索卜沟的庙会;四月初八是东山大羊圈和吉家岭的庙会,五月初四是五十巴洪村的庙会,腊月初八是丹麻东家村的庙会。纳家庙一年中的主要宗教活动有三月三庙会、六月和七月的两次背经护青会,四月份有八关斋戒或嘛呢共修,平时在遇到重要事情如天灾人祸时也组织老人们念嘛呢。平时还为前来祈求问事的村民卜卦决疑、降神护佑、治病驱邪等。

在纳家村的三月三庙会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佛教色彩。整个活动从准备到结束都要请凉州营的黄家法师主持,据说,这是龙王自己选定的。每年二月二,黄法师要到庙里问请龙王当年的庙会事宜:如要请几名法师,活动如何举办等,然后负责寻请其他成员。这些法师的职业是世代相传、家族世袭的。某法师说:他们家从事法师职业已经十一辈子了。传说纳家庙是明万历八年(1580)修建,可见庙会时间也不会短。

每年三月初一时,法师要来纳家村,当天要裁剪各样纸活。初二早上开始立幡杆、迎喜等等,晚上还要迎亡、招魂等。幡杆立在大殿前院子当中,高三丈三尺三,寓意为三十三重天。用黄表 and 彩纸剪贴的云纹、水浪、万字纹、连环套等花样长幡和龙幡从杆头垂挂下来,这些纸幡大多是庙里共同出资的,也有个别遭遇不幸的家庭自己出钱买来的,据调查现今买一个龙幡的费用需几十元。幡杆最顶上插一面名为招军旗的小红旗;稍下处扎有一个圆圈,叫万神台,其上便是三十三重天;万神台下横置两齿叉,叉尖各戳一个大馒头。有两根绳子从那里接下来,通

到大殿之中,据说这是龙王为招待众神端茶送饭的路,名为马绳路;绳端处拴着包有五色粮食、红枣、花生、水果糖、硬币等物的“粮蛋”。幡杆上的馒头和粮蛋在法会结束放倒幡杆时由众人抢拾,不能受孕的妇女如能得到,便可以怀孕得子。初二时,法师们按每个仪轨程序主持。迎喜是按喜神的方向出门迎请,迎亡是在大殿廊下北首设起灵牌供灯,名为招魂台,是专门招引和安顿历代为村庄作了贡献的那些人的亡魂的。

初三早上,代表黑、黄龙王的二顶轿子要请到院中搭好的帐篷中,因为要宴请诸神到来,作为主人的二位龙王便要让出殿堂座位以礼敬客人。娘娘和诸神就在万神台上宴乐。整头猪在褪毛去内脏后头朝里摆放在大殿门口,法师念献祭词,主要内容为诸神领纳欢喜、降福于民,一念一应,答应者是庙官。其他还有献水果、酒水等等,仍是法师唱念,庙官应答。这类唱词从菩萨、娘娘、龙王、天官、神仙都要唱到。个别村民也有来献鸡祭祀的,法师在院前拧去鸡头,洒血而供。传说三位娘娘分别乘的是金鸡、金丝鹅和凤凰,献鸡等于为她们献上了坐骑。庙里统一要准备五只鸡,分别在立幡杆、迎喜、迎五道、放幡杆和初四早上法师开大殿门时用。

法师们除了按程序轮流出来主持法事外,一般只在屋子里喝酒吃肉。聚来的村民也可以自由地喝茶、吃油炸馍,一边聊天一边看法师们的表演。

下午一点多,庙会正式开始,这时候法师们一起出来,穿黑色长袍、外套绿色或红花的坎肩、戴黑色道帽,右手拿羊皮单鼓,左手拿鼓槌,在村民的围观中做些娱乐说唱与动作表演。基本动作有踏四门、满天星、凤凰三点头、立马桩、翻跟头、黄莺展翅、空中取雨、打车轮等,敲打单皮鼓以伴奏。2010年庙会共有四位法师,先是共同敲鼓走圆场等,然后每人依次出队列表演,如某位未完成某个跳转动作时,引来别的法师的讽刺骂俏,引得观众大笑。过去,这里还有碰鸡蛋、小孩玩纸枪等。庙会既娱神也娱人,可谓是一场人、鬼、神的欢乐聚会。在过去偏僻少闻的土族乡下,这么一次活动对于民众也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娱乐。很多女性甚至根本不懂法师们在说些什么,更不懂娱神的意义。女性们被禁止进入正殿内,连大殿的台阶也不能踏,她们只在院子里向着大殿磕头,然后可以去北面的佛堂点灯礼佛。那些去过医院、丧事、月子的人不能来庙里。

三月三的庙会除了供神娱神、祈求赐福以外,还要通过龙王降神后确定下一年村庙中所有值事的任选事宜,这是村里和庙中的头等要事。

(三)背经护青活动

纳家村的背经护青活动一年有两次。其中六月份一次,时日不固定,名为转小经。七月初二一次,名为转大经,转大经时要背负108部《甘珠尔》(从佑宁寺借来)、12部般若经,还要抬上两顶龙王轿子以及龙王的大伞、娘娘桩,还有护法神旦尖、尼当、白哈尔的神剑、七星剑和龙王神剑,打上十几面大彩旗、无数小旗等。由锣鼓鑼相伴,众人高声唱吟嘛呢,绕整个纳家地界一周。其路线是:从庙里出来后往南,至大寺村交界,再往西到小寺和黑庄村,绕到黑庄后向北,到卓扎滩下首时往东,到前巴与东元村交界处上纳家山,沿山顶向南,再下山回到庙里。整个路程大约有十多公里,因为队伍走走停停,时间从早上八点多开始,到下午三四点才能结束。凡奉地界上的五道阵(挡雨墩)和“苏多”(土语,意为挡雨、镇邪阵)处,或烧香煨桑,或念咒扣碗,重新归整雨墩、为其系红等,旨在使驻守此处的神灵保佑村庄平安,风调雨顺,抵挡冰雹灾害。到黑庄村、东元村、纳家山顶上时,分别有各村老人妇女们迎接,以茶、馍馍相待,背经结束后娘娘和龙王根据需要坐静几天(通过卜问确定),然后才开始卜卦问事等。背大经的人按地亩数每户摊派,每家至少有一人,从前每家甚至有五六人,现今人数已大大减少了。以前到东山顶上时,东沟的年轻人在那里等候,与背经的年轻人摔跤娱乐,现在则越来越少了。而转小经时,每户一人,龙王轿子可以不去,也不一定要绕上东山,大经也不背,轿子不去的话,大伞也不打。其他如吟唱嘛呢及沿途的做法都完全一致。

这种护青活动在一年中同样十分重要。每年六七月份时,如果雷雨频繁、庄稼要受危险时,龙王轿子和娘娘桩全部都要请到东山顶上,搭起帐篷,坐静挡雨,时间要持续一两个月甚至整个夏天,每家轮流值夜,同时召集老人们在庙里念嘛呢。

二

(一)村庙的基本功能及其变化

纳家庙的值事有:两位庙官、五位青苗头、八个轿夫、一位守庙人。一年的主要活动都由这十六位操办。包括收取香油钱、操办三月三庙会 and 六、七月份的背经护青活动。一般村民前来卜卦降神等,不一定非要十六个人齐聚。凡改选任定都是每年三月三晚上,由法师主持在大殿中掷卦决定。某个人连续任职或换选,都听法师解说,任谁也不能推辞。任值事期间,不能去医院、丧事处等。这一条一般民众也须遵守,去过丧事上或去过刚生小孩的人家中的人若必须要到庙里去时,须先到寺院里念洗脸经,或

打“曲坛”熏七天后才可以去。

现今,村庙仍发挥着重要的控制整合功能。大多数村民在遇到病灾时,往往会到庙里献祭问卜,或去医院,或请僧人念经,或献羊求神等等。通过卜卦降神方式,村庙显示出其神权的力量,表现出公正、公平和不可违反性。这使村民们有一种皈依、敬畏感,只要需要,村民都可以去庙里祈求并得到指点和帮助。并且,各种过去及现今的神验传说,也使大多数村民服从于庙的权威。譬如,现在一般年轻人欲趁农闲出门打工,如果庙神告示今年不宜出门时,他们便会放弃其计划。特别是在庙神的喻示下,民众先后两次将纳家河道中前来挖沙子的商人连机车赶走。现今这一条长河中,上游下界的河沙都被挖,唯独纳家河还未被挖,这明显是村庙发挥作用的结果。

每年四月初八青苗插牌后,村里便不准打架,不准砍树,牲口不准去田间,不能拆墙拆房等,否则要被罚款。罚款事宜有五个青苗头决定,根据其认错的态度而定,或三五百元,或一只羊,或者罚其为庙里做大旗、买经书等。对态度特别不好的,也不用吵骂多语,只在这家大门上插一面小红旗,受罚者随后会乖乖地连旗带罚物交到庙中来,因为旗子代表着龙王神灵的威权。在平时,村庙对打架、偷盗、赌博等现象,也明显具有制止和威慑作用。

每年收取庙会和青苗香油钱,也是以村庙的名义进行的。如2011年青苗钱,每一亩地二斤粮食,一斤青油,4元现金。另一次收取是为三月三庙会,庙会收取粮油要干净,粮食或油不能撒到地上,值事们轮流上门收取,虔诚的人家还会供灯燃香、茶水伺候、恭迎恭送。另外,出于护青丰收的目的每年至少要献4只羊,在不同时间献祭龙王、山神等。

庙里既请法师,也请僧人和活佛,既信奉佛、菩萨,也信奉娘娘、龙王,这在土族地区十分普遍。典型的血肉供祭是佛教所严厉禁止的,佛教的护法神剑又不供在庙中,这种既合又分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问过一些僧人:对这种血肉之供难道活佛、高僧们不加制止吗?回答说:一直在劝止,但不听。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无论佛、菩萨或龙王、娘娘,一律都是赐福保平安的,神佛完全一样。遇到事情时根据个人意愿,东元人就近可以去问旦尖,西坡人去问白哈尔,纳家人去问尼当,也可以直接到大庙中卜问龙王、娘娘。但是,藏传佛教仍然是民众最主要的信仰支撑。在调查中发现,这里很多老人都能念诵藏语的佛、菩萨名号和心咒,村子中有佛教居士和瑜伽士,一般民众也都知道藏语的佛、菩萨、三宝、护法等称谓词。村民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来世与今世的功能

来选择寺院僧人或庙神。有重大事情时,还是要去寺院或请僧人念经。丧葬诵经必定要请阿卡(喇嘛)来念经超度,丧事活动上也绝少见到用血肉祭奠或待客。同时,能请到活佛来家或村子,仍然是十分重要和荣幸的事,佛教和活佛的绝对权威依然根深蒂固。依此而言,村庙的功能就是降神、卜卦、护青等等。在民众心目中,活佛、佛教仍是至尊的。纳家村主要依附于佑宁寺,每年还以村的名义去寺里拜年供养。

近些年来,村庙的功能与作用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前几年,被当地民众称为“十字”的基督教传来,一时之间有好多人参与其中,后来有些人逐渐退出了,但现今仍有约10多户。这些人不去村庙,不出香油钱,庙中值事们也不到这些人家里去收,关系已完全隔绝。他们虽然过着自己的信仰生活,但周围一直有强大的舆论压力。另外,个别年轻人也表现出什么都不相信的态度行为,加上农闲时节年轻人大多出远门打工,他们明显与神庙事务相疏远。因此,现今热衷于庙事活动的大多是中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还有,近年来个别佛教居士通过学佛,知道杀生、血肉供养与佛法不符,便不愿意承诺杀羊、献羊等,提出或以佛教的方式作放生或只愿承担香花、水果供养。

(二)庙会的称谓

对于三月三的庙会,当地汉族民众一般称其为“梆梆会”(读作 biangbiang),大部分资料也如此引述。但在解释其意思时总有些不达词义。“梆梆会”是当地最为盛大的民间传统宗教节日之一,从明万历八年开始延续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因法师跳神时手持单面扇形羊皮鼓,边舞边用木棍敲击鼓面,其声“梆梆”作响而得名。其实,木棍击鼓只能是 bangbang 或咚咚的声音。biang 不应该是象声词,而是汉语青海方言的形容词,青海方言中对那些胡口乱诌、只顾诙谐图乐的人会说他是 biangbiang,调查中当地民众也认为是这种意思。因为庙会时,法师信口逗乐取笑,完全是在 biang。如此称谓,形象地传达出“梆梆会”的热闹风趣场景。

另有一些资料,将庙会称作“波波会”(有人记作“勃”)。如说:每逢农历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等日子,互助县的许多土族乡村都要举行“波波会”,时至今日,每年的“波波会”仍香火旺盛,法鼓不停。“波”为土族语,意为法师作道场,俗称跳神。互助土族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而且信仰一些从汉地直接传人的神祇。供奉神祇的村庙每年都要举行酬神祭祀活动,一些地方没有固定的庙,也要搭起帐篷神庙进

行祭祀,届时要请“波”来作道场。“波波会”的主要仪式有:竖幡、跳神、招魂、放幡、卜卦等。^[1]通过调查可以证实,“波波会”才是关于土族神会名称的正说,汉语译作“神会”最为准确。

至于土语“波”的称谓词源,笔者认为应该与藏语中的“翁波”有关。首先,凡挡风唤雨、驱邪降魔的法术仪轨是翁波教(苯教)的重要内容,这与土语中“波”的角色功能相同;其次,“翁波”的“翁”在藏区很多地方的读音接近“苯”或“波”^[2];另外,有人引用到神教的传说故事:曾经,神(波)和佛抢占山头,“波”骑鼓,“佛”骑袈裟,占到山头后,“波”把山头让给了“佛”,“佛”让“波”到各地方居住,于是各地都有了“波会”活动。^[3]这种故事中明显透露出藏传佛教与苯教历史关系的记忆,佛苯之间经过了争持、借鉴到苯教被完全边缘化的过程。^[4]又有研究认为,元以后青海土族地区的一些土官和土司本身原是藏族,其中包括纳土司。纳土司凡17世,先居西宁,后迁居互助西川。依此观点而言,藏文化对土族有很大影响,且更可能在相关语言上有一种直接的取用关系。

(三)娘娘的身份认定

纳家庙以娘娘为主、龙王为辅,故可称为娘娘、龙王庙。对于娘娘信仰及梆梆会,有资料以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相联系:京娘感激千里相送之恩,愿以身相许,谁知赵匡胤不贪女色,他把京娘送到家中,连茶都不喝就走了,京娘解带悬梁寻了短见。后来赵匡胤当了大宋太祖皇帝,这京娘阴魂不散,闹到宫里,闹得三宫六院都不得安宁。武士奏请太祖给京娘封一尊神位,叫京娘享受人间烟火。太祖便封京娘为“金山圣母娘娘”,主管西北的风雪雨雹。从此,西北各地纷纷修建了金山圣母庙,俗称“娘娘庙”。人们为了喜乐娘娘,就在春季下种之后,举行一次娘娘庙会。会上由法师扮演武士,打着单面扇形羊皮鼓,跳起战士的舞蹈,这就是“梆梆会”的来历。然而,纳家庙的娘娘被认为是三霄娘娘,源于封神榜上云霄、碧霄、琼霄三姐妹的传说,并且,庙内壁画上也明确是三位女身像,与民众的说法一致。

另外,资料中一般都写作“三孝娘娘”。如说:法师的家中必定要供奉黑虎、三孝娘娘和龙王。遍查辞书,却找不到“三孝娘娘”的词条。著名的连云港“三月三慈孝娘娘庙会”,也不叫三孝,且根源于汉代东海孝妇的故事,与圣母娘娘或三霄娘娘无关。因此,所谓“三孝娘娘”,恐怕正是“三霄娘娘”的误记。从上述材料来看,西北很多地方的娘娘庙会,都有法师要作“梆梆”表演,可能表演的动作和内容也较接

近。但有一点,互助土族地区的娘娘信仰与金山圣母娘娘属于不同原型。对此,有意者还可以进行详细研究。

(四)神教

调查中笔者问一位法师,他说他们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而是神教,并说他们的神教没有任何戒律,凡酒肉赌博饮食男女一律不禁止。他们将佛教及其他天神龙王娘娘汇于一处,名以“万神会”。其唱词简单直白,韵律鼓点单一,又自言没有戒规律仪,每年只来这么一二次,其传习的情况究竟如何呢?蔡秀清的调研文章,对于神教的流传情况及存在方式有比较详细调查说明,除了前面所列的土族村庄外,作者还列举出互助双树乡杏园堡、大通苑,东山乡纳龙沟、岔儿沟、大小羊圈,丹麻乡石头山城,大通土族地区、民和、湟中、西宁等地都有神庙会,情况基本相同。文章还说,神教的传习是家族世袭制,不传外姓人,而这些神教法师的学习文本是《神门法书》,用汉文记录,中心主题是“喜乐”和“谢神”。^[5]但该文作者仍像多数论者一样,认为土族在受藏传佛教影响之外,其神教信仰是受汉族文化影响。如说“互助县土族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而且信仰一些从汉地直接传入的神祇。”实际上,除了藏传佛教以外,土族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藏文化的深刻影响,

因此,不能忽略了土族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自然可以接受藏族神祇文化的内容。^[6]并且,娘娘、龙王等在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系统中本来就有相对应的角色位置。准确地说,神教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先民的信仰,而土族地区的神教信仰,其内容既保留了本族先民的原始信仰成分,又夹杂着汉族的各种神灵,同时无疑也受到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影响。如这里除了有煨桑、供酥油灯以外,法师在献供中有一项极其类似于藏传佛教会供时八供养的内容,只是供物有所替代或改变。有关神教及藏族苯教与土族民间信仰的关系等等,值得认真调研。

参考文献:

- [1][3][5]蔡秀清.土族民间宗教“勃”及其民俗功能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3).
- [2]王昱.青海历史文化与旅游开发[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12.
- [4]吴均.吴均藏学文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 [6]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5.

(责任编辑 杨卫)

On the Multivariate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 Ethnic Minority ——A Case study of Najia Temple Fair A Zhong-rong

Abstract: The Najia Temple presents a typical example of multivariate religious beliefs of Tu ethnic minority people. It enshrines Bodhisattva of Buddhism, Goddess and Dragon King of Taoism in the very temple. Such religious activities as Temple Fairs, Carrying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Protecting Crops are held annually. Therefore,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 ethnic minority people are multivariate beliefs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Buddhism as the dominance and some other religions as supplement. Tu people worship different gods and goddess in different month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religions.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at present the Tu people keep faith in the religions and make some changes as well.

Key words: Tu ethnic minority; Najia Temple; multivariate religious beliefs.